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七五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ZB67/0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七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七五冊目次

史部·詔令奏議類

皇明留臺奏議二十卷(二)

〔明〕朱吾弼等輯
蘇州市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三年刻本

..... 一

右編補十卷

〔明〕姚文蔚輯
吉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九年劉伸等刻本

..... 一五八

古奏議不分卷

〔明〕黃汝亨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九年吳德聚刻本

..... 五三九

皇明留臺奏議二十卷(二)

〔明〕朱吾弼等輯

蘇州市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三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留臺奏議

二十卷》提要

乞恤民通商疏

方萬山

萬曆十一年
三月上

臣惟

帝王之康阜民生經制國用也莫不以

農商爲重務以食貨爲先圖故田賦之制紊則貧弱受累逋負日多而民與官交病催征之稅重則物價高騰百貨日耗而民與商病如是而欲興富庶之風致太平之理不可得也臣請據實爲我

皇上陳之日者柄政大臣好任私智以紛更約束乃偶爲清浮糧之說令天下郡邑田地山場履行清丈議者謂其併吞遼王田地欲假此以滅其跡臣不敢

皇明留臺奏議

鹽稅類卷十四

一

謂其非然也弊政一行流毒無已上之人欲速以自成下之人鹵莽以塞責不旬日之間而撫按報竣事矣賢能之薦書上矣臣博詢之四方輿論大約稱便者十無一二而變易祖制增稅殃民者十之六七也伏蒙恩詔軫念及此除清丈均平軍民稱便者照今冊派征其有短縮之步弓虛增地畝併將山坡湖蕩升則派糧貽累軍民者悉令摘查改正天下臣民莫不歡呼感戴謂聖天子已洞知其弊而許其復舊矣顧頒行雖久而奉行政正者誰乎臣

愚以爲 祖宗開創經營其丈量圖冊藏之南京後湖至明且備也當是時吏民畏威奉法豪猾不敢爲姦按形編號因地起賦其間弓步有廣濶稅額有重輕蓋皆有深意存焉非後人可得而增損也歷世以來生齒雖繁幅員如故自非河海之濱水患決齧其舊額未有不存者至于山坡湖蕩或有開荒非砂磧鹵薄則早潦不常其于膏腴舊田固不可同日語也今量丈者不考原額不循舊冊盡掃而更張之或故意拋荒而輒爲減則或稍加芟闢而遂起升科或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二

槩稱一則致肥瘠之不分或駕言均權致多寡之莫辨有力者夤緣爲奸無力者坐而待困武斷之徒謀充公正挾官府之威橫行鄉里閭閻小民敢怒而不敢訴其弊種種有不可勝言者且丈量之初意止欲以清浮糧也夫所謂浮糧者不過人戶之飛詭或水患之沉沒而 祖宗之圖籍固自若也今併其字號畝步盡更易之矣南京後湖二百年圖籍不幾于廢乎孟子曰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今日之弊誠恐類是 請申飭各撫按官除文明稱便者無

論已其各府州縣有更置字號變易等則者宜下所司悉令照舊毋致紛更縣分爲區區分爲里原額若干該稅若干因田而查其稅因稅而審其人不使有隱匿飛詭之弊則浮糧自無不清其山坡湖蕩有新開成田者或量行起科註於各里之後若稍有湮沒亦宜明註開豁固不得裏多而益寡亦不得增舊以爲新積里而區積區而縣不必履畝覆丈實可按圖而知有故違 明詔仍前增易者冊解至京許該管科道查叅具 奏其地方毫強公正吏書人等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三

有把持抗違者許巡按御史訪拏問遣庶幾奸弊盡去民生可安乎今造冊將完各地方必憚於更改之勞紙張之費然 臣以爲不亟改是亂 祖宗之圖籍闕 朝廷之德意坐視萬姓之愁苦貽害將來何所底極夫斬一時之費勞而不顧千百年之流害非計之得也 故以爲復舊便也 國家建設鈔關抽分以佐 國用蓋曰與其取之不足之民孰若取之有餘之商亦王政之所不廢也然比年以來稅額日增部臣之廉潔者固多然無有攘入私囊而剝削以

充數者乎又無有蹤取能聲而筭及錙銖以求多者乎一年而加一年有不知其紀極者矣一官而勝一官有不知其終窮者矣爲之商者安得不困而物價安得不高也伏蒙 恩詔恤及商民令各路關津貨物經由處所擅立牙行抽稅罔利者盡行裁革四方商旅莫不矯首頓足幸荷 聖朝浩蕩之恩矣然_臣以爲私設之牙行誠當禁也而各關之增與額外之私設無以異也據_臣所聞見如臨清鈔關在祖宗每歲稅額不過二三萬金今日增月盛且至八萬餘矣夫貨物止此數商賈亦止此數昔非不足而今豈有餘哉蓋昔有所不取以遺民今無所不取以供稅上之人徒見其聚歛之多爲可喜而不知禍之及商民者已甚酷也夫臨清四冲之地貨之至者尤多也河西務僅一隅之地耳近且加至數萬部臣每爲_臣言及今如刻取則害於商如寡取則損於國亦稱難矣且往制貨物入運河者稅以十分爲率臨清先取六分如至河西務者補抽四分至京都者崇文門亦然商人安之久矣不知起自何年臨清之六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四

分如故也比至崇文門仍取十分雖有臨清之票勿問也是昔也十一今也十六矣 京師輦轂之下法立而不信於民將何以措手足乎且均之爲商也松江之商仍止十分所增者獨浙江等處倍耳夫法立而私易非所以示信也商一而稅殊非所以示均也_臣所未解者也 愚以爲宜下戶部備加查議如臨清河西務二稅先年原額若干近年加增若干酌多寡之中著爲定則使部臣有所法守不致盡利漁民其崇文門新增稅額應否裁減松江與浙江等處之商應否一視其于宮闈 王府之供應有無缺乏均應併議爲中制仍通行工部及南京戶工二部如九江淮揚三山門及浙江蕪湖抽分等處俱一體申飭以後部臣止當潔已奉公不得刻取微名其回部考察之日亦止廉其行事賢否不必得刻論其錢糧多餘庶幾權禁稍寬而商人悅服商既樂趣物來自衆亦無事多取而稅自不少也_臣聞之荊州沙市原額二萬餘金今已得請減去船料止一萬數千矣彼中商人萬口稱便何不曠一視之仁而以行之沙市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五

者行之各鈔關也然此其大者也尤可議者淮安之苦水患久矣其民無田可耕獨以地當孔道商賈雜集強者則充牙行以肥其家弱者亦資搬運以糊其口此其爲利無幾也既有船料等稅矣又有牙行斛抽等名色至於腳夫搬運貨物過壩每一石該腳力銀一釐乃於其中抽取四五毫名之曰腳抽積之雖可得數萬金然亦獵屑甚矣此在鄉黨自好者不爲堂堂天朝乃令部臣監收此稅且載之會計錄中其於國體謂何臣愚謂此等名色雖非私設實係額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六

外之徵國家富有四海卽損數十萬金以拯民弱亦所不惜奈何與此窮民較纖微之利哉誠宜亟下漕河衙門速議裁革卽稱費用不敷雖別爲措設可也臣愚昧寡所知識切見我皇上加意黎元仁恩翔洽此二事雖恭承明詔而有司奉行未至積習未能盡釐今天下之民嗷嗷然未安其業樂其生者莫切於此故推廣德意進其芹曝伏乞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俯賜施行其於國家久安長治未必無小補矣臣愚幸甚天下商民幸甚

乞停礦店稅疏

陳 燊

萬曆二十五年十月上

臣待罪留臺連接邸報倭情日急一日有稱其一鼓而克開山戕三帥者有稱其以二十衆掠慶尚犯全羅而襲王京者有稱其三路並進直逼南原者追不久而報南原破全州失矣朝鮮君臣挈家欲走而人民爭越城逃矣計其瓦解之勢旦夕必折而入於倭矣倭得朝鮮據爲穴其肯晏然不執兵與我相從事乎自此而登萊天津而淮揚而閩浙處處也迫人人恐惶不待倭兵至前而先聲已奪之魄矣此何時哉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七

尤泄泄然不思恤民困固人心而計安內地耶除任驍將練士兵理餉務諸凡喫緊事宜已經廷臣疏請見在行外所有亟宜停止如礦店者陛下旣不允諸臣之請而尚爾因循豈以此爲細故無關於今日之亂機乎臣請爲陛下極言之臣聞明王御宇不患無以戡亂而患有以釀亂不患國有亂形而患民有亂心臣據目前之張皇亂形兆矣而使人心尤未思亂焉則率以戡亂亦無難者孰知其礦役之釀民亂也彼其撼山靈傷地脉無論已到處騷逼

騷然逢人橫肆詐騙而掘人墓折人居及所輸以進者又先括庫銀以代藉口賣砂以抵償殷實者財盡不能勝其求貧窮者力疲不能勝其役逃亡載道冤號徹天是以礦爲怨數也而各省之人心思亂矣又孰知夫店稅之釀民亂也彼其股富商剝巨賈無論已甚至惡少成羣把截隘口斗粟尺布有抽一榮魚有抽取盡錙銖以潤囊橐俾執竿小民藉負販求升合以延旦夕命者莫可營活相與捶胸頓足呌地呼天而飲痛無所愬是以店爲怨府也而 畿輔之人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八

思亂矣夫以倭奴之倡亂既如彼人心之思亂又如此假廣勝之徒乘釁而起一呼萬應雲影合從 臣恐今日之憂不獨島夷而在蕭牆之內矣

陛下尤以爲細故以致 天心示儆災異沕臻去年 兩宮焚今年 三殿燬繼以雷擊繼以地震蓋上天仁愛之至明示 陛下以改弦易轍之圖特儆以耳目之所聽觀而 陛下亦以爲細故耶忽天變而不畏忍民困而不恤屏人言而不信一切興亡炯戒憂危苦詞多至 留中今日報開採則開採

明日乞賣砂則賣砂

陛下爲此豈以萬方之財

非其財而歛爲 內帑之財迺其財耶藏富於民未爲富而藏富於 內帑迺爲富耶請以漢喻漢文尚恭儉屢詔蠲民租賦而其後貫朽粟紅煙火萬里武帝用桑弘羊輩言利析秋毫而不佐國家之急海內虛耗幾續亡秦此其利害得失係非眇小

陛下尤以爲細故耶況財貨惇入惇出自古云然 臣不憂其聚之難而憂其散之難頃 陛下藉店以

佐大工命仲春葦聚之而天以回祿散之計其所聚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九

不能佐十分 大工之一而較其所散有萬倍於所聚之數矣然此猶散之患也而其不善者 臣不忍言也 陛下亦念及此乎奈何忽以爲細故耶誠思財貨之所以聚散鑑漢治之所以盛衰思

天心之仁愛已窮憫人心之思亂已極惕然省愾然既將差出開採監稅諸臣悉取回京亟罷各省礦役而以防礦者防倭至於店稅額銀責之有司代爲征解出民於水火之中而全其樂生之願固結人心誠在此舉庶幾安內可以攘外而 宗社無虞矣 臣

故因倭之孔棘而亟以停礦店爲 請也乃若今日之禦倭 尤有隱憂焉夫朝鮮爲我藩籬勢在必救即使折入於倭尚當爲彼恢復顧自數年來封事誤 國彼之備日飭而我之備日疎乃今主客異形衆寡異勢且也朝鮮不爲我用而我固分兵深入焉真孤注也卽幸而一勝彼尤與我相持未卽退舍況未必勝乎爲我軍計莫若聯合近處共守要區蓋分則力益單合則勢自壯聲援相倚拒敵不難一面堅壁清野一面征糧募兵聞倭不耐寒隆冬未必狂逞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十

俟我兵大集而大創之斯蕩平可期而藩籬可固矣斯言一出必有指 爲緩兵計者然 非效謬悠之談置朝鮮於度外也知彼知己兵法所貴計出萬全方無一失當此秋深虜橫之候邊兵旣不可調而所調內兵又難猝至使不自量而急以進勦爲事萬一無濟如 國威何此 所爲隱憂也至於募兵則必增餉 臣非不知當局之難局面旣開必須結局今日治兵無非爲 中國生民計卽履畝加餉奚而不可苟徃於躑躅之見而不爲一勞永逸之圖禍將愈久

愈蔓費寧有紀極乎此在謀 國者早見而亟圖之

陛下倘不以 臣言爲謬將礦店二事斷自

聖衷特 旨停罷仍以增兵增餉之說

勅下諛部議覆施行未必無補於今日云 臣愚不勝

懇切待 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十一

乞遵

祖訓以停抽採疏

王藩臣

萬曆二十七年閏四月上

臣伏惟

皇上神聖英斷同符

太祖上契

世宗自卽位以來動遵

成憲閭閻汪穢流洽寰

宇稱盛治矣頃緣東征師旅內興鼎建煩集業不得

已而爲採礦店稅之役先後南北諸臣之所建白其

於利害治亂之分晰不啻若別黑白矣

臣

又仰頌

皇上聖度淵涵一念愛民之切羹牆

聖祖一則

曰不忍加派小民一則曰不許擾害地方蓋非徒托

之空言實欲見之行事也第諸臣叨蒙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十三

皇上厚恩不辭碎首以仰裨萬一乃一切畱中置之

不問夫諸臣之言不用天下將何以戴

皇上之澤乎

臣

不敢爲再三之瀆以聒

聖聰蓋

嘗莊誦

皇祖寶訓敬摘其切于時務爲

聖子神孫萬世之龜鑑者爲

皇上陳之我

太祖高皇帝經綸草昧創業艱難民情利病至周至

悉藉令鑿山鬻海之利可爲當筭無遺策矣然而

聖訓嚴切炳若日星事爲之制而曲爲之防洪武二

十四年近臣有言理財者

上曰人君儲財與庶

人不同庶人爲一身之計則積財於一家人君爲天

下主當散財於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專其利乎

又謂侍臣曰人君不能無好尚要當慎之蓋好功則

貪名者進好財則言財者進好術則遊談者進好諛

則巧佞者進夫偏於所好鮮有不累其心故好功不

如好德好財不如好廉好術不如好信好諛不如好

直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亂所以不

可不慎也大哉王言與成湯不殖貨利之心大學

財聚民散之說若合一轍列聖相承遵用此訓暨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十三

我世宗肅皇帝聖武中興信任賢相將各總鎮

內臣盡召還京天下翕然太平嘉靖十五年七月郭

勛請設礦以助工費山東河南順天等處原有礦場

可採者下撫按採辦輸納以助宮建之費工畢停止

蓋未嘗輕遣一使也此皆載在實錄班班可考

臣

惟皇上昭事

祖宗躬閱

訓錄始末沿革

必甚畱神乃今礦稅之使一時竝遣布滿天下騷

驛道路諸以利端進者朝奏而夕報可恐非

聖祖在天之靈所望于繼述之盛也夫

太祖以神武創基撥亂及治嘉靖四十餘年海宇帖然民生樂業非我朝一大盛時陛下所欲追宗而媲美者耶獨正德年間太監分布各省剝下攘上於時民不堪命起而爲盜蜀陝則有廖麻子藍鄙中原則有劉六劉七窮民響應各聚黨數萬流毒遍天下用兵數年僅僅而定則已大壞不可支矣方今皇上總攬乾剛雷霆約飾所遣內臣仰體

德音凜凜奉法固斷無此景象然而所遣既多則人不能盡賢即使其賢而所委之牙爪皆赴站之棍徒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十四

亡命之猾賊倚竊假狐自營私橐罔顧國家之大

體生民之休戚也即以天威赫赫臨之在上彼且偷竊目前肆其欺罔一旦有事若輩皆鼠竄即其妻子且不暇恤矣此高皇帝所以禁絕其源而

肅皇帝所以慎重差遣者直洞見乎此也且海內臣民皆曉然知聖意暫爲一時權宜之計如

明旨所諭稍俟充足自有處分信我

皇上一念恤民同符二祖原非以抽採爲久計

也但差遣盛行而人人耳目在在離心風聲所至悲

號載道似此情狀誰爲一陛下陳焉天地之氣苞孕亭毒固之以深山大澤渾淪不泄乃能滋息雨露發育萬彙今處處鑿掘發露無遺譬之人之一身千瘡百孔體無完膚則元氣流漓未有不顛斃者山崩川竭之異水旱災沴之變由此而臻草竊奸宄之心四夷跳梁之觀望種種竝作近日報薊鎮星落如斗常熟地震有聲已見其端矣方今倭氛雖暫息而綢繆之計尤當遠慮若三殿之工又萬萬不得已者所需之財必數百年遠於斤斧之地故必欽嚴絕礪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十五

爲西南叢菁之中乃可採辦比臨水次而夫役顛踣壓斃者十而二三衝冒癘疫而死者十而五六故蜀人語曰入山一千出不五百亦云幸也今又驅而礦洞之役夫以蕞爾之民採大木採礦一時俱作將胡適從臣謂二務未可兼舉也孟軻曰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筑筑細民疾首蹙額而無所控額矣遠方之困斃者固無論卽今輦轂之下物價騰貴問其所由皆稅務之多也皇上明見萬里之外獨不可以近而推遠乎臣頃從蜀來道經數千

里遇中使之出所經一驛夫馬廩糧費用不貲大率明旨所節省郵傳一歲之積不足以充一朝之用則其所至地方供應煩滋又可知矣雖曰不加派勢焉得而不加派乎雖曰不許擾害地方能卒無擾乎管子有言曰堂上遠於百步堂下遠於百里門庭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堂下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者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門庭有事期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者也今臣以萬里之情得於所步者獻之

丹宸伏望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十六

皇上永鑒

二祖之芳規俯憐生民之疾苦穆然

深思憐然獨斷

早賜處分以信

明旨以光

聖德上篤

宗廟社稷之祐而下慰四海蒼生之望

天下幸甚

臣愚幸甚

乞止稅疏

馬嗣武

萬曆二十七年五月上

臣前巡視西城目擊馬百戶初至抽稅一時人心憤怨聚至萬餘夫此萬餘人者意何爲哉見之可畏念之可憂臣已具疏題知意

皇上明見萬里洞察

萌芽必將憮然感動不終日而下詔停止乃至今寂然未見施行臣食不下咽臥不帖席復敢冒死爲

皇上陳之竊惟人君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尊無二

上非以其有財以其有民也誠能培養保愛德澤固

結乎民心則任土作貢何患無財若重征厚歛民不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十七

堪命心懷携貳將土崩瓦解不可收拾雖盡歛天下

之財而歸之于內府亦無所用矣此理昭昭從古

以來未有易者我皇上卽位之初軫念元元何

常不以培養保愛爲事如救荒則發內帑禱雨則

步南郊卽堯舜之仁不加于是頃因國用不足

聖心偶有所著言利之臣遂巧爲迎合以中

皇上惟稅中使紛紛四出卽以南京根本之地亦所

不免臣待罪南臺見數年以來水患相仍百姓貧困

京城內外盜賊蜂起今又加之以橫稅環四境之內

立旗抽分近而上新河龍江關稍遠而浦口六合瓜埠蕪湖儀真等處凡商人船隻所載驢騾而負甚至肩背所挑被囊梳匣皮箱竹簣無一不檢無一不抽竭澤以漁焚林以獵數旬以來閭閻罷市商賈不行柴米布帛之數騰貴稀少百姓日用之費遠倍曩昔居者愁苦行者悲嗟怨嘆之聲遍陌盈衢或有中夜驚呼者或貼匿名榜或戕害稅官者或將收稅官蓬黑夜放火燒燬者意氣洶洶無所底止獸窮則攫此等景象安可常保無事萬一有奸雄無賴之徒乘民皇明留臺奏議
八 礦稅類卷十四 十八
心之怨鼓舞煽惑揭竿持挺而起其爲禍可勝道哉夫南京爲 高皇帝定鼎之地所屬皆湯沐邑三十五年之間 聖澤優渥常賦屢蠲故今百姓謳歌之不衰我 皇上英明仁厚同符高祖何獨于斯民而重征之伏望 俯念根本重地商人困苦已極地方隱憂不測急下止稅之詔取回收稅之官慨然與民休息則人心安而太平有道之治將永保于萬萬年矣語曰不見其形願察其影又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惟 皇上洞察幾

微深思極慮勿以小益致大損勿以近利忘遠憂勿以積于無用之物輕 祖宗相傳之大寶社稷生民幸甚

乞禁開鑿疏

陳

璿

萬曆二十七年十一月

近接邸報見大興左衛中所百戶王遇桂奏為敬獻奇異銀礦兼征遺漏錢糧以助

六工事奉

聖旨這奏內南直隸寧國池州府等處舊產銀礦封禁開採有裨國用准差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邢隆劉朝用不妨原管事務帶管督率原奏官民前去會同撫按等官照例開採銀兩解進不許擾害地方寫勅與他其舖面門房比照順天府例每月征銀三分便着南京內外守備會同部科及撫按等官查議明

皇明留臺奏議

鹽稅類卷十四

二千

白奏請定奪立限與他諛衙門知道欽此隨諛應天撫臣陳惟芝按臣牛應元交章請罷

等願望

聖明燭察當必有惕然省悟也者而且近奉

旨刻印矣降勅矣等有不容默默者請備陳其不可

陛下試垂聽焉我國家之根本在

皇陵而皇陵之發祥自南服相延三百年來

聖子神孫綿綿嗣續所垂為千萬禩不拔之基者端在於於是則以王氣所鍾者厚也王氣如人元氣元氣宜固不宜虛宜培不宜泄泄之則百病乘虛而入矣

今日之舉傷泄必多所干國脉匪渺小也近據徽

州等府揭稱孝陵來龍自徽州府大彰山發脉

由寧國等處迤邐而來不過數百里載在地理諸書

及今堪輿家歷歷可稽其間有起為少祖者如人之

有頭額有束為過脉者如人之有頸項有布為撓棹

者如人之有手足精連氣貫一傷百傷此其關

孝陵不甚重乎而忍於加銳鑿耶况太平為

高皇帝開天第一郡而徽寧池三府則又皆爭先款

附謁輸輓佐軍興高皇帝所用以平一寰宇者

皇明留臺奏議

鹽稅類卷十四

二千

也故鴻業既成之後屢勅詔旨特為蠲租且

曰朕世世子孫毋忘此郡民也天語皇皇播在

簡冊等因又據廬州府揭稱本府與鳳陽連界去

皇陵僅二百里而遙按皇陵龍穴自岷發脉蜿蜒

而來江界平南淮界平北由英霍至於野城復起

少祖之山高矗連雲名曰猪頭尖折而左則為武涉

諸山而盡於六安折而右則為鹿起諸山由廬江無

為而盡於裕溪江口其中抽一枝則為紫蓬溪鷄鳴

諸山橫亘合肥而為遠障復行百里起平頂大紅諸

山雄視定遠而爲近障乃出洋三十里方結

藥穴以鍾王氣而肇子孫萬世帝王之業譬人一身丹田其結穴之處而咽喉其過脉之衝咽喉受傷則呼吸不續而命帶其能固乎萬曆二十五年間詹事府錄事曾長慶妄以已意疏請霍丘六安之間

可以開礦奉 旨下部諫戶部覆議謂廬州去

皇陵不遠恐傷來脉題奉 欽依停止在卷等因具

揭前來 等三復讀之伏念南畿勝地相傳爲南龍

所結直帝王都三國吳都之東晉都之宋齊梁陳南

皇明留臺奏議／礦稅類卷十四

三

唐皆都之而真龍正穴獨歸 皇祖此天之所留

以貽神聖而弘丕基昌後嗣者也 陛下仰承

聖祚豈不思本源所自豈不願 國脉靈長區區以

大工故一旦下開採之令而不顧 皇陵之所盤

礴不察氣脉之所自來不審利害之關繫最大此皆

王遇桂奸膽彌天敢於嘗試 陛下而

陛下悞聽之耳夫使南畿果可開採方今言利煩興

礦使四出頻年以來且及極邊與荒亂之境矣獨遺

此不言而待王遇桂始言乎蓋諸人之不言者誠畏

有 祖陵在而王遇桂輒言之 臣等故知其嘗試

陛下不意 陛下遂聽之也屬聞南畿士民見說

開採日夕號奔相揣揣焉以毀其墳墓傾其室廬爲

懼嗟嗟彼自爲一家計者猶如此其急而况自爲

宗社計者獨不念傷 陵脉乎意者見小利不虞

大害耳不然 陛下聰明仁聖海內著聞如往年

淮水汎漲可憂在 泗陵也 陛下赫然震怒罪河

臣而輒褫其職去年 孝陵守臣失事被劫在私

署也 陛下亦赫然震怒至降級而尋奪其官凡

皇明留臺奏議／礦稅類卷十四

三

若此者皆明知 祖陵爲根本至重也乃今於

皇陵過脉之所聽其穿鑿任其震撼虧根本損元氣

截地維傷 國脉震搖 皇祖在天之靈莫此爲

甚就令開採其間山陵盡礦沙土皆金可輸而實諸

內帑誠恐 陵脉損傷事變叵測即瓊林大盈土

苴棄之矣 陛下又何利焉而爲此耶且

陛下既聽王遇桂之請擬有中官矣而必督以守備

太監邢隆劉朝用豈非以老成任事不致輕舉妄動

滋擾害乎夫二臣老成公慎 臣等稔知獨計奉

命以開採爲事將惟礦是求一切龍脉攸關如各府諸山所稱爲少祖者過脉者遠近障者頭額頸項手足者恐不暇顧聽同原奏官民徧行開挖則根本必至動搖王氣必至散洩異日者變故叢生臣等不知其所終也陛下安可不早辨乎如以爲皇陵禁地離各府稍遠臣等考之經云尋龍千里非迢遙又云大龍千里費推尋蓋帝王之穴其來龍延蔓廣袤極其遼遠今所開採近止一二百里遠不過數百里安能保其無傷龍泄氣之患也伏願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三十五

陛下反覆思維權度利害猛念祖陵爲重於此竭其仁孝敬慎之心以爲安固久遠之計亟收開採成命而重懲原奏官民夫刺印銷印非豁達大度之主至今傳爲盛事者乎陛下以此同符漢帝上可以安皇祖之神靈下可以延子孫之福祚王氣攸長國脉綿遠而皇圖其鞏固矣此臣等所大願也臣等身司言責目擊事端不得不披瀝血誠冒干天聽儻不以所言爲謬將寧池等處特旨免行開採萬一惑于先入牽於垂成而不

能自決伏乞勅下戶部都察院覆議上請可否施行地方幸甚宗社幸甚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三十五